

聊斋志异

(上)

【清】蒲松龄 著

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【古版画珍藏本】

茫茫六道，何可谓无其理哉！独是子夜荧荧，灯昏欲
蕊；萧斋瑟瑟，案冷疑冰。集腋为裘，妄续幽冥之录；
浮白载笔，仅成孤愤之书。寄托如此，亦足悲矣。嗟
乎！惊霜寒雀，抱树无温；吊月秋虫，偎阑自热。知
我者，其在青林黑塞间乎？

◎大众文艺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【古版画珍藏本】

聊斋志异

(上)

【清】蒲松龄 著



◎ 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聊斋志异/(清)蒲松龄著. 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
2008.1(2009.11 重印)

(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)

ISBN 978 - 7 - 80240 - 154 - 9

I. 聊… II. 蒲… III. 笔记小说—中国—清代
IV. I24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09486 号

聊斋志异

著 者 [清]蒲松龄

责任编辑 钟 艺

装帧设计 张立娟

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
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 68

字 数 1620 千字

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6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90.00 元(上中下)

本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及时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

前言

中国文言小说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到唐代已有很高水平。宋元时，白话小说兴起，文言短篇小说虽有一定数量，但大多内容平庸，艺术也无创新。至有明一代，创作传奇和志怪小说风起，作品的数量之多超越先世，然而从思想到艺术终无太多独创。直到清初，蒲松龄在创造性继承前人艺术成果的基础上，推出《聊斋志异》，才将文言短篇小说的创作推向新的阶段，达到了此体裁作品的最高水平。

《聊斋志异》共 504 篇，内容十分广泛，多谈狐、仙、鬼、妖，以此来概括当时的社会关系，反映了 17 世纪中国的社会面貌。

《聊斋志异》首先揭露了吏治的腐败，作者放言无忌，以激愤的感情把矛头对准封建时代的大小官吏，撕开了官吏贪婪、谄佞、昏庸、无耻、残忍的丑恶面纱，痛斥了封建官僚政治的腐败与黑暗。此方面的代表作有《促织》、《席方平》、《梦狼》、《续黄粱》等。其次，《聊斋志异》的批判精神又表现在抨击科举制度，揭露科举弊端上。在清代，《聊斋志异》是第一部批判科举制的小说。如《贾奉雉》、《叶生》、《司文郎》、《考弊司》、《素秘》等章节。同时，《聊斋志异》通过对花妖狐魅的婚姻情感的描述，表达了对美的追求，对生活的热爱，对人间真情的渴望，从另一个侧面，反映了蔑视礼教，争取人性解放的积极意义。

《聊斋志异》除上述三方面内容外，有积极意义的篇章甚多。如《劳山道士》讽刺好逸恶劳，不愿勤学苦练就想出成就而有所得的王生，阐述不勤奋者必碰壁的道理；《画皮》告诉人们要警惕，不要为表面的美丽所迷惑；《雨钱》讽刺贪财牟利结果人才两空的市侩。这些作品寓意深刻，富有启迪性。

《聊斋志异》属志怪传奇小说。志怪小说兴于六朝，到唐代演变为传奇。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说：“叙述宛转，文辞华艳”，“始有意为小说”。蒲松龄广泛接受了先秦散文、史传文学及前代小说的影响，尤其是直接继承六朝志怪小说和唐传奇的传统，又加以创新，形成了“描写委曲，叙次井然，用传奇法，而以志怪，变幻之状，如在目前；又或易调改弦，别叙畸人异行，出于幻域，顿入人间；偶述琐闻，亦多简洁，故读者耳目，为之一新”（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）的独特艺术风格。他用神奇故事引导人们去认识社会，思索人生，在瑰玮奇丽的故事里，描绘着迷离闪烁的景象，所以小说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情调，细节

富有生活气息，情节起伏跌宕，语言含蓄，富有个性化特征，给人以美的享受。

《聊斋志异》的作者蒲松龄（1640—1715年），清代文学家，小说家，字留仙，号柳泉，山东淄博人，出生于一个逐渐败落的地主家庭，书香世家，但功名不显。蒲松龄19岁时，以县、府、道三个第一考取秀才，颇有文名，但以后屡试不中。31—32岁时，蒲松龄离乡南游，饱览南方的自然山水、风俗民情，体验了官场的腐败、人民的痛苦，还结交了一些南方下层歌女，对其日后创作有很大帮助。蒲松龄一生热衷科举，却不得志，因此对科举制度的不合理深有体验。加之自幼喜欢民间文学，广泛搜集精怪鬼魅的奇闻逸闻，吸取创作营养，熔铸自己的生活体验，创作出杰出的文言短篇小说集《聊斋志异》。除《聊斋志异》外，蒲松龄还有文集4卷，诗集6卷，杂著多种，戏曲3种，通俗俚曲14种。经人搜集编为《蒲松龄集》。

《聊斋志异》版本很多，现存的主要有：

半部手稿本，是作者修订本，从中可以看到一些原作面貌，可惜仅存203篇。铸雪斋抄本，乾隆十六年（1752年），历城张希杰根据济南朱氏殿春亭抄本过录的版本。此本共12卷，有目488篇，但有目无文者凡14篇，实有文474篇。《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》本，1963年发现，其底本当是作者的另一稿本，并参照其他抄本作了校对、复核。此本共有文474篇，与铸雪斋抄本是现在所见到的最完整的两个早期抄本，对研究《聊斋志异》有重要价值。赵起杲青柯亭刻本，是现存最早的《聊斋志异》刻本，乾隆二十一年（1756年）刊刻，记述了底本的来源和刻者所做的工作。书共16卷，凡431篇。篇目虽不完全，但重要的篇章都已包括在内。其文字的更定，亦有可取者。注解本，通行的有吕湛恩、何垠两种注本，注解本指明典故，诠释字义，给读者阅读以很大便利。吕注错误较少；何注则嫌芜杂，错误较多。评语本，最早者为王士禛评。王证虽颇简略，但时有精当之处。后刊刻成书，又有冯镇峦、何守奇、但明伦诸人评语。诸家评语，或阐明作者旨意，或品评为文之法，或考据传闻异同，都富有参考价值。但其迂腐附会之处，亦所难免。《聊斋志异》尚有多种拾遗本。此外还有清代刻本《详注聊斋志异图咏》。

本书综合各版本，有504篇，是目前出版最完全的版本。

目 录

上 卷

卷 一		1
卷 二		78
卷 三		171
卷 四		264

中 卷

卷 五		353
卷 六		440
卷 七		537
卷 八		636

下 卷

卷 九		725
卷 十		811
卷十一		903
卷十二		994
附 录		1068

卷一

考城隍

予姊丈之祖，宋公讳焘，邑廩生。一日，病卧，见吏人持牒，牵白颠马来，云：“请赴试。”公言：“文宗未临，何遽得考？”吏不言，但敦促之。公力疾乘马从去。路甚生疏。至一城郭，如王者都。移时入府廨，宫室壮丽。上坐十余官，都不知何人，惟关壮缪可识。檐下设几、墩各二，先有一秀才坐其末，公便与连肩。几上各有笔札。俄题纸飞下。视之，八字云：“一人二人，有心无心。”二公文成，呈殿上。公文中有云：“有心为善，虽善不赏；无心为恶，虽恶不罚。”诸神传赞不已。召公上，谕曰：“河南缺一城隍，君称其职。”公方悟，顿首泣曰：“辱膺宠命，何敢多辞？但老母七旬，奉养无人，请得终其天年，惟听录用。”上一帝王像者，即命稽母寿籍。有长须吏，捧册翻阅一过，曰：“有阳算九年。”共踌躇间，关帝曰：“不妨令张生摄篆九年，瓜代可也。”乃谓公：“应即赴任；今推仁孝之心，给假九年，及期当复相召。”又勉励秀才数语。二公稽首并下。秀才握手，送诸郊野，自言长山张某。以诗赠别，都忘其词，中有“有花有酒春常在，无烛无灯夜自明”之句。公既骑，乃别而去。及抵里，豁若梦寤。时卒已三日。母闻棺中呻吟，扶出，半日始能语。问之长山，果有张生，于是日死矣。后九年，母果卒。营葬既毕，浣濯入室而殁。其岳家居城中西门内，忽见公髅膺朱帔，舆马甚众，登其堂，一拜而行。相共惊疑，不知其为神。奔讯乡中，则已殁矣。公有自记小传，惜乱后无存，此其略耳。

【译文】

我姐夫的祖父，姓宋名焘，是淄川县的廩生。一天，他病卧在床，看见一个公差，手持公文，牵一匹白脑门儿的骏马来到跟前说：“请你去考试。”宋焘说：“主考官没到，怎么突然就能考试呢？”公差不回答，只是恭恭敬敬地催他动身。他极力支撑着



病体，乘马跟着公差走去。路途很不熟悉。来到一座城里，像是帝王的京城。走了一会儿，进入一座官署，署内的宫殿雄伟而又华丽。大堂上坐着十几位官员，都不知道是些什么人，只能认识关公。廊檐下摆着两张矮桌和两个坐墩，先到的一个秀才坐在末位的坐墩上，宋焘就和他挨肩坐着。两张矮桌上都有笔墨纸张。

不一会儿，题纸迅速传下来。打开一看，上写八个大字：“一人二人，有心无心。”两个秀才的文章写成了，恭恭敬敬地送上大堂。宋焘的文章里有这样几句话：“有心行善的人，虽然做了好事，也不应该受到奖赏；无心作恶的人，虽然做了坏事，也不应受到惩罚。”堂上的神人，互相传阅，赞不绝口。他们把宋焘召上大堂，告诉他说：“河南缺个城隍，你很适合这个职位。”宋焘这才明白过来，便伏地磕头，流着眼泪说：“承蒙给我这么光荣的使命，哪敢推辞呢？只是母亲已七十岁了，无人供养，请让我伺候到她寿终，一心无挂地来听候录用。”

堂上有个帝王样子的神人，当即叫人查他母亲的生死簿子。有个长胡子的官吏，捧着簿子翻阅了一遍，回报说：“还有九年阳寿。”神人们正在犹豫不决，关公说：“不妨叫张生去代理九年，到时候宋焘再去接替好了。”于是对宋焘说：“你本应马上到任；现在为表彰你的仁孝之心，给你九年假，到时候再召你。”说完，又对姓张的秀才勉励几句。

两个秀才磕了头，一齐退出了大堂。张秀才拉着宋焘的手，一直送到郊外，自我介绍他是长山县的张某某。临别的时候，吟诗送行，诗被宋焘遗忘了，只记得其中有“有花有酒春常在，无烛无灯夜自明”两句。

宋焘跨上马，告别张生往回走。等回到家中，好像突然从梦中醒来。这时宋焘已经死去三天了。母亲听见棺材里有呻吟声，把他扶出来，过了半天才能说话。他询问长山的情况，果然有个姓张的秀才，就在他死的那一天也死了。

过了九年，母亲果然离开了人世。他安葬了母亲，洗了手脚，擦净身子，进屋也就去世了。他的岳父，家住县城的西门里，忽然看见他骑着高头骏马，马腹上系着雕花的金质勒带，马头上缀着鲜艳的红绸，后面跟着许多车马随从，进了厅堂，拜了一拜就走了。一家人都很惊异，不知他已经成了神。忙到乡下打听消息，才知道宋焘已经去世了。

宋焘有一部自己撰写的小传，可惜经过动乱之后没有保存下来，这篇文章只是一个概略而已。

耳中人

谭晋玄，邑诸生也。笃信导引之术，寒暑不辍，行之数月，若有所得。一日，方趺坐，闻耳中小语如蝇，曰：“可以见矣。”开目即不复闻；合眸定息，又闻如故。谓是丹将成，窃喜。自是每坐辄闻。因思俟其再言，当应以觇之。一日，又言。乃微应曰：“可以见矣。”俄觉耳中习习然，似有物出。微睨之，小人长三寸许，貌狞恶如夜叉状，旋转地上。心窃异之，姑凝神以观其变。忽有邻人假物，扣门而呼。小人闻之，意张皇，绕屋而转，如鼠失窟。谭觉神魂俱失，不复知小人何所之矣。遂得颠疾，号叫不休，医药半年，始渐愈。

【译文】

谭晋玄，淄川县的秀才。他非常相信导引术，冬夏不停，练了几个月，似乎有所收获。有一天，刚一盘腿打坐，听见耳朵里蚊子似地小声说：“可以看见了。”睁

开眼睛就听不见了；闭上眼睛，屏息静听。又听见了那个声音。他以为大丹将要炼成了，心里暗自高兴。从此以后，每次打坐都能听见。因而暗自寻思，等他再说话的时候，应该答应一声，以便看看他的动静。有一天，耳朵里又说话了。他就轻轻应了一声说：“可以看见了。”不一会儿，觉得耳朵里抓抓挠挠的，似乎爬出一个东西。略微斜着眼睛一看，看见一个三寸来长的小人，相貌狰狞，奇形怪状，好像一个夜叉，在地上旋转着。他心里暗自惊异，就暂时聚精会神地观看小人的旋转。忽然有个邻人前来借东西，敲着房门喊人。小人听到声音，神态很慌张，在屋里绕着圈子打转转，好像老鼠迷失了洞穴。谭晋玄感到丧失了魂魄，再也不知小人跑到哪里去了。于是就得了颠狂症，无休无止地哭叫。请医吃药，治疗半年，才慢慢痊愈。



尸变

阳信某翁者，邑之蔡店人。村去城五六里，父子设临路店，宿行商。有车夫数人，往来负贩，辄寓其家。一日昏暮，四人偕来，望门投止。则翁家客宿邸满。四人计无复之，坚请容纳。翁沉吟思得一所，似恐不当客意。客言：“但求一席厦宇，更不敢有所择。”时翁有子妇新死，停尸室中，子出购材木未归。翁以灵所室寂，遂穿衢导客往。入其庐，灯昏案上；案后有搭帐衣，纸衾覆逝者。又观寝所，则复室中有连榻。四客奔波颇困，甫就枕，鼻息渐粗。惟一客尚蒙眬。忽闻灵床上察察有声，急开目，则灵前灯火，照视甚了：女尸已揭衾起；俄而下，渐入卧室。面淡金色，生绢抹额。俯近榻前，遍吹卧客者三。客大惧，恐将及己，潜引被覆首，闭息忍咽以听之。未几，女果来，吹之如诸客。觉出房去，即闻纸衾声。出首微窥，见僵卧犹初矣。客惧甚，不敢作声，阴以足踏诸客；而诸客绝无少动。顾念无计，不如着衣以窜。才起振衣，而察察之声又作。客惧，复伏，缩首衾中。觉女复来，连续吹数数始去。少间，闻灵床作响，知其复卧。乃从被底渐渐出手得裤，遽就着之，白足奔出。尸亦起，似将逐客。比其离帟，而客已拔关出矣。尸驰从之。客且奔且号，村中人无有警者。欲扣主人之门，又恐迟为所及。遂望邑城路，极力窜去。至东郊，瞥见兰若，闻木鱼声，乃急挝山门。道人讶其非常，又不即纳。旋踵，尸已至，去身盈尺。客窘益甚。门外有白杨，围四五尺许，因以树自障；彼右则左之，

彼左则右之。尸益怒。然各浸倦矣。尸顿立。客汗促气逆，庇树间。尸暴起，伸两臂隔树探扑之。客惊仆。尸捉之不得，抱树而僵。道人窃听良久，无声，始渐出，见客卧地上。烛之死，然心下丝丝有动气。负人，终夜始苏。饮以汤水而问之，客具以状对。时晨钟已尽，晓色迷蒙，道人覩树上，果见僵女。大骇，报邑宰。宰亲诣质验。使人拔女手，牢不可开。审谛之，则左右四指，并卷如钩，入木没甲。又数人力拔，乃得下。视指穴如凿孔然。遣役探翁家，则以尸亡客毙，纷纷正哗。役告之故。翁乃从往，舁尸归。客泣告宰曰：“身四人出，今一人归，此情何以信乡里？”宰与之牒，赍送以归。

【译文】

阳信有个老头儿，是这个县的蔡店人。蔡店村距离县城五六里路，父子二人靠近大道开了一座旅店，招待过往商人住宿。

有几个车夫，来往贩运货物，总是住在他家。有一天，黄昏以后，四个人一道来到这里，望见店门就去投宿。可是老头儿的旅店已经住满了客人。四个人想不出别的办法，一再请求留宿。老头儿沉思一会儿，想出一个地方，又害怕客人不满意。客人说：“我们只求一张席子大小的屋子就行了，决不敢挑三拣四。”

当时老头儿刚死了一个儿媳，尸首停放在屋子里，儿子出去买棺材还没回来。老头儿认为停灵的屋子很安静，就穿过一条横道，领着客人前去住宿。进了那间小屋，只见桌上的灯光昏沉沉的；桌子后面有个灵帐，灵帐后边用纸被盖着一个死人。再看看住宿的地方，里屋有连在一起的床铺。四个客人奔波一天很疲劳，脑袋挨上枕头就渐渐发出了鼾声。只有一个客人还朦朦胧胧地似睡非睡。他忽然听见灵床上

有嚓嚓的响声，急忙睁开眼睛，看见灵前的灯火照得很清楚：女尸已经掀开纸被坐起来；眨眼工夫就下了灵床，慢吞吞地进了里屋。脸色蜡黄，头上裹着白绢。低头来到床前，挨个儿往沉睡的客人头上吹了三次气。醒着的客人吓坏了，害怕即将吹到自己头上，便偷偷地拉起被子蒙上了脑袋，憋住呼吸，忍住咳嗽，静静地听着。不一会儿，女尸果然来了，像吹三个客人一样地往他头上吹气。吹完以后，他觉得女尸已经出了里屋，马上听到一阵纸被的响声。他探出脑袋瞥了一眼，看见女尸直挺挺地躺在那里，和原先一样。

客人吓得要死，不敢出声，就在暗中用脚踹踹三个客人，三个客人没有一点动静。他心中暗想，觉得无计可施，不如穿上衣服逃跑为妙。但是刚刚爬起来抖抖衣服，灵床上又响起一阵嚓嚓的声音。客人害怕了，又趴在床上，把头缩进被子里。感到女尸



又来到头上，连续吹了好几次才退出去。过了一会儿，听见灵床上嚓嚓作响，知道女尸又躺下了。于是就从被底下慢慢伸出一只手，抓到裤子，急三火四地穿到身上，光着脚丫子就往外跑。女尸也爬了起来，好像要去追赶客人。等她离开帐子的时候，客人已经推开房门冲出去了。女尸跟在后边紧紧追赶。客人一边奔跑一边呼叫，村人竟然没有惊起的。想要敲开主人的店门，又怕耽误时间被女尸追上，就沿着通往县城的大道，拼命往前奔跑。

跑到县城的东郊，看见一座大庙，听见敲击木鱼的声音，就急切地敲打山门。道士对这突如其来的遭遇很惊讶，但又不肯马上开门放他进去。一转脚的工夫，女尸已经追到跟前，离他只有一尺多远了。客人更加窘迫。门外有棵白杨树，树围约有四五尺粗，他就用树干挡着自己；女尸追到右边，他就躲到左边，女尸追到左边，他就躲到右边。女尸更火儿了。但这一人一尸都逐渐累乏了。女尸突然停了下来，直挺挺地站在树下。客人累得气短汗流，用树干掩护自己。女尸突然跳起来，伸出两条胳膊，隔着树干抓扑客人。客人猛吃一惊，跌倒了。女尸没有抓到客人，抱着大树挺了尸。

道士偷听了很长时间，直到没有声音了，才慢慢地出了山门，看见客人倒在地上。拿灯一照，已经昏死，只是心口还有一丝气息。把他背进庙里，天亮才苏醒过来。给他喝了一些汤水，询问昨夜的情况，客人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。当时晨钟已经敲完，正是蒙蒙亮的时候，道士出去看看树上，果然看见了僵死的女尸。道士大吃一惊，报告了县官。县官亲自前去查看。叫人拔开女尸的两只手，女尸抓得很结实，掰也掰不开。仔细一看，原来两只手的四个指头，都卷曲得像钩子，抠进树干，没了指甲。又加了几个帮手，用力往下拔，才拔了出来。看看指甲抠出来的指坑，像凿子凿的窟窿。打发衙役到老头儿家里探听消息，老头儿家里因为丢了尸首，死了客人，正在乱哄哄地吵嚷着。衙役把原委告诉了老头儿。老头儿就跟衙役来到县城的东郊，把女尸抬回去了。

客人流着眼泪对县官说：“我们四个人一起出来，现在一个人回去，这个情况怎么能叫乡亲相信呢？”县官给了他一份证明，送给他一些东西，让他回家了。

喷水

莱阳宋玉叔先生为部曹时，所僦第，甚荒落。一夜，二婢奉太夫人宿厅上，闻院内扑扑有声，如缝工之喷衣者。太夫人促婢起，穴窗窥视，见一老姬，短身驼背，白发如帚，冠一髻，长二尺许，周院环走，悚急作鹤步，行且喷，水出不穷。婢愕返白。太夫人亦惊起，两婢扶窗下聚观之。姬忽逼窗，直喷楹内；窗纸破裂，三人俱仆，而家人不之知也。东曦既上，家人毕集，叩门不应，方骇。撬扉入，见一主二婢，骈死一室。一婢膈下犹温。扶灌之，移时而醒，乃述所见。先生至，哀愤欲死。细穷没处，掘深三尺余，渐露白发；又掘之，得一尸，如所见状，面肥肿如生。令击之，骨肉皆烂，皮内尽清水。

【译文】

莱阳县的宋玉叔先生，在部里作属官的时候，租用的房子很荒凉。有一天晚上，两个使女奉陪太夫人睡在大厅上，听见院子里有噗噗的声音，好像裁缝师傅正在用水喷衣服。太夫人把使女叫起来，在窗纸上挖个窟窿，往外一看，只见一个老太婆，身材矮小，弯腰驼背，头上的白发好像一把扫帚，戴着一个发髻，约有二尺来长，



在院子里绕圈子，伸着脖子踮着脚，急慌慌地迈着急步，一边走着一边喷水。水从嘴里喷出来，总也喷不完。使女很惊讶，回身告诉了太夫人。太夫人也惊讶地爬了起来，两个使女把她扶到窗下，聚在一起往外看。那个老太婆忽然逼近窗前，径直喷进窗棂；窗纸破裂了，三个人全部跌倒，家人却谁也不知道。太阳出来以后，家人全来了，敲门没有回声，这才吃了一惊。撬开房门拥进去，看见一个主人和两个使女，并列死在一个屋子里。其中一个使女的心口还有一点温热。挽起来灌点姜汤，过了一会儿才苏醒过来，当众陈述了她所见到的怪事。宋玉叔回到家里，悲痛欲绝。详细追查老太婆出没的地方，挖地三尺多深，逐渐露出一些白发；又往深处挖掘，掘出一具女尸，像使女见到的形状一样，脸面肥胖，像似活人。叫人敲击她，骨肉全烂了，皮肤里面都是清水。

瞳人语

长安士方栋，颇有才名，而佻脱不持仪节。每陌上见游女，辄轻薄尾缀之。清明前一日，偶步郊郭。见一小车，朱弗绣幌；青衣数辈，款段以从。内一婢，乘小驷，容光绝美。稍稍近觑之，见车幔洞开，内坐二八女郎，红妆艳丽，尤生平所未睹。目眩神夺，瞻恋弗舍，或先或后，从驰数里。忽闻女郎呼婢近车侧，曰：“为我垂帘下。何处风狂儿郎，频来窥瞻！”婢乃下帘，怒顾生曰：“此芙蓉城七郎子新妇归宁，非同田舍娘子，放教秀才胡觑！”言已，掬辙土颰生。生眯目不可开。才一拭视，而车马已渺。惊疑而返。觉目终不快。倩人启睑拨视，则睛上生小翳；经宿益剧，泪簌簌不得止；翳渐大，数日厚如钱；右睛起旋螺，百药无效。懊闷欲绝，颇思自忏悔。闻《光明经》能解厄，持一卷，浼人教诵。初犹烦躁，久渐自安。旦晚无事，惟趺坐捻珠。持之一年，万缘俱净。忽闻左目中小语如蝇，曰：“黑漆似，叵耐杀人！”右目中应云：“可同小遨游，出此闷气。”渐觉两鼻中，蠕蠕作痒，似有物出，离孔而去。久之乃返，复自鼻入眶中。又言曰：“许时不窺园亭，珍珠兰遽枯瘠死！”生素喜香兰，园中多种植，日常自灌溉；自失明，久置不问。忽闻其言，遽问妻：“兰花何使憔悴死？”妻诘其所自知，因告之故。妻趋验之，花果槁矣。大异之。静匿房中以俟之，见有小人自生鼻内出，大不及豆，营营然竟出门去。渐远，遂迷所在。俄，连臂归，飞上面，如蜂蚁之投穴者。如此二三日。又闻左言曰：“隧道

迂，还往甚非所便，不如自启门。”右应云：“我壁子厚，大不易。”左曰：“我试辟，得与而俱。”遂觉左眶内隐似抓裂。有顷，开视，豁见几物。喜告妻。妻审之，则脂膜破小窍，黑睛荧荧，才如劈椒。越一宿，障尽消。细视，竟重瞳也，但右目旋螺如故，乃知两瞳人合居一眶矣。生虽一目眇，而较之双目者，殊更了了。由是益自检束，乡中称盛德焉。

异史氏曰：“乡有士人，偕二友于途，遥见少妇控驴出其前。戏而吟曰：‘有美人兮！’顾二友曰：‘驱之！’相与笑骋。俄追及，乃其子妇。心赧气丧，默不复语。友伪为不知也者，评鹭殊褻。士人忸怩，吃吃而言曰：‘此长男妇也。’各隐笑而罢。轻薄者往往自悔，良可笑也。至于眯目失明，又鬼神之惨报矣。芙蓉城主，不知何神，岂菩萨现身耶？然小郎君生辟门户，鬼神虽恶，亦何尝不许人自新哉。”

【译文】

长安有个名叫方栋的读书人，很有才子的名声，但为人轻佻，不遵守礼节。每次在田间小路上遇见游春的少女，就轻薄地在后边尾随着。

清明的前一天，他偶然走到城外，看见一辆小车，挂着朱红的车帘，围着绣花的车幔；有几名仆从，骑着骏马，缓慢地跟在后边。其中有个小丫鬟，骑着一匹小马，容貌美极了。他稍微往前凑凑，偷眼一看，只见车幔洞开，里面坐着一位年轻女子，浓妆打扮，艳丽非常，真是平生没有见过的。他眼花缭乱，神魂颠倒，不眨眼地望着，不想离开，一会儿在车前，一会儿在车后，跟了好几里路。忽听那个女子招呼丫鬟到跟前说：“给我放下车帘。哪来这么个疯狂小子，一次又一次地偷看！”丫鬟给她放下车帘，生气地瞪着方栋说：“这是芙蓉城七公子的新媳妇回娘家，可不是乡下女子，随便让秀才偷看的！”说完，从车道沟里捧起一把土，扬了方栋一脸。

方栋迷了眼睛睁不开。连忙擦拭，睁眼一看，车马已经无影无踪了。他又惊又疑地回到家里，觉得眼睛总是不舒服。请人扒开眼皮一看，原来眼球上长了一层小翳；过了一夜，越发严重了，眼泪簌簌地往下流，止也止不住；翳越长越大，几天功夫就厚得像铜钱；右眼球上起了一个旋螺，怎么医治也不见效。他懊恼悔恨，愁闷得要死，很想补救自己的过错。听说《光明经》能够解救灾难，就拿了一卷，请人教他诵读。开始的时候仍然很烦躁，时间长了，也就逐渐安定了。一天到晚无事可做，只是盘腿打坐，捻着佛珠念经。坚持了一年，什么念头都没有了。忽听左眼里有蚊子似的声音，说：“黑漆似的，难受死了！”右眼里应声说：“可以一同出去玩一会儿，出出这口闷



气。”渐渐觉得两个鼻孔之中，蠕动着痒酥酥的，好像有什么东西爬出，离开鼻孔走了。过了很长时间才返回来，仍从鼻孔钻进眼眶里。他们又说话了：“好长时间没去看园亭，珍珠兰枯干死了！”

方栋一向喜爱芳香的兰花，在园亭里栽种了很多，日常亲自浇灌；自从失明以后，长时间无心过问。忽然听到瞳人的议论，就问妻子：“怎么让兰花枯死了？”妻子问他怎么知道的，他把听来的情况说了一遍。妻子跑去一看，兰花果然枯萎了。感到很惊奇。她悄悄地藏在屋里等候着，看见有两个小人从丈夫的鼻孔里爬出来，还没有豆粒大，转来转去，竟然跑出房门。越走越远，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两个小人互相搀着胳膊跑回来，飞上丈夫的脸颊，好像投穴的蜜蜂和蚂蚁，钻进了鼻孔。连续两三天，都是这个样子。

方栋又听左眼里说：“坠道弯弯曲曲的，进出很不方便，不如自己开个门。”右眼里应声说：“我的墙壁太厚，开门很不容易。”左眼里说：“我开辟一下试试，辟开以后，和你住到一起。”方栋就觉得左眼眶里隐隐好像有个东西在抓挠着，撕裂着。不一会儿，睁开眼睛一看，竟然看见了桌子和其它东西。他高兴地告诉了妻子。妻子一看，在脂膜上裂开一个小窟窿，露出了亮晶晶的黑眼珠儿，像刚刚劈裂的椒粒。过了一宿，翳全部消失了。仔细一看，居然是两个瞳人，而右眼的旋螺，还是老样子，这才知道两个瞳人在一个眼眶里合居了。方栋虽然瞎了一只眼睛，但是比起从前有两个眼睛的时候，看得更清楚。从此以后，更加检点约束自己，乡亲们也都赞扬他的好品德。

异史氏说：“乡下有个老书生，和两个朋友一同走在路上，远远望见一个少妇骑着驴子，走在他们前面，就用戏谑的口气吟了一句：‘前面有美人啊！’又看着两个朋友说，‘快跑，追上她！，互相调笑着往前奔跑。不一会儿就追上了，原来是他儿子媳妇。于是羞愧难当，垂头丧气，默默地不再说话了。两个朋友假装不知道，还评头品足，说得很下流。老书生怩怩了半天，才半吞半吐地说，‘这是我大儿子媳妇。’两个朋友暗笑着也就罢了。轻薄的人，常常自己侮辱自己，实在是可笑。至于迷了眼睛，双目失明，更是鬼神的无情报复了。芙蓉城的主人，不知是位什么神仙，难道是菩萨现身吗？眼睛里的小瞳人，硬是劈开一个小门，鬼神虽然凶恶，又何尝不许人们改过自新呢。”

画 壁

江西孟龙潭，与朱孝廉客都中。偶涉一兰若，殿宇禅舍，俱不甚弘敞，惟一老僧挂搭其中。见客人，肃衣出迓，导与随喜。殿中塑志公像。两壁图绘精妙，人物如生。东壁画散花天女，内一垂髻者，拈花微笑，樱唇欲动，眼波将流。朱注目久，不觉神摇意夺，恍然凝想。身忽飘飘，如驾云雾，已到壁上。见殿阁重重，非复人世。一老僧说法座上，偏袒绕视者甚众。朱亦杂立其中。少间，似有人暗牵其裾。回顾，则垂髻儿，輶然竟去。履即从之。过曲栏，入一小舍，朱次且不敢前。女回首，举手中花，遥遥作招状，乃趋之。舍内寂无人；遽拥之，亦不甚拒，遂与狎好。既而闭户去，嘱勿咳，夜乃复至，如此二日。女伴觉之，共搜得生，戏谓女曰：“腹内小郎已许大，尚发蓬蓬学处子耶？”共捧簪珥，促令上鬟。女含羞不语。一女曰：“妹妹姊姊，吾等勿久住，恐人不欢。”群笑而去。生视女，髻云高簇，鬟凤低垂，比垂髻时尤艳绝也。四顾无人，渐入猥褻，兰麝熏心，乐方未艾。忽闻吉莫鞞铿铿

甚厉，縲锁锵然；旋有纷嚣腾辨之声。女惊起，与生窃窥，则见一金甲使者，黑面如漆，绾锁挈槌，众女环绕之。使者曰：“全未？”答言：“已全。”使者曰：“如有藏匿下界人，即共出首，勿贻伊戚。”又同声言：“无。”使者反身鹞顾，似将搜匿。女大惧，面如死灰。张皇谓朱曰：“可急匿榻下。”乃启壁上小扉，猝遁去。朱伏，不敢少息。俄闻靴声至房内，复出。未几，烦喧渐远，心稍安；然户外辄有往来语论者。朱踟蹰既久，觉耳际蝉鸣，目中火出，景状殆不可忍，惟静听以待女归，竟不复忆身之何自来也。时孟龙潭在殿中，转瞬不见朱，疑以问僧。僧笑曰：“往听说法去矣。”问：“何处？”曰：“不远。”少时，以指弹壁而呼曰：“朱檀越何久游不归？”旋见壁间画有朱像，倾耳伫立，若有听察。僧又呼曰：“游侣久待矣。”遂飘忽自壁而下，灰心木立，目瞪足软。孟大骇，从容问之，盖方伏榻下，闻扣声如雷，故出房窥听也。共视拈花人，螺髻翘然，不复垂髻矣。朱惊拜老僧，而问其故。僧笑曰：“幻由人生，贫道何能解。”朱气结而不扬，孟心骇而无主。即起，历阶而出。

异史氏曰：“幻由人生，此言类有道者。人有淫心，是生褻境；人有褻心，是生怖境。菩萨点化愚蒙，千幻并作，皆人心所自动耳。老婆心切，惜不闻其言下大悟，披发入山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江西有个名叫孟龙潭的人，和一个姓朱的举人客居在城里。他们偶然走进一座寺庙，寺庙的殿宇禅房都不太宽敞，只有一个老和尚寄居在里面。老和尚看见客人进来，便整整衣服，恭恭敬敬地出来迎接，领着他们在庙里游览。

佛殿里塑着志公的泥像。两边的墙壁上画着精美的壁画，画面上的人物栩栩如生。东壁上画着散花天女，上面有个披着头发的少女，捻着花儿微笑着，樱桃小口像要说话的样子，眼光也像水波似的流盼着。朱举人不错眼地看了很长时间，不觉神魂颠倒，恍恍惚惚，想入非非。身子忽然轻飘飘地飞了起来，像是腾云驾雾，已经飞到墙壁上去了。只见殿阁重重，不再是人间的环境。有一个老和尚坐在坛上讲经说法，还有许多穿着袒露一条胳膊的穿袈裟的和尚，围在四周听着看着。朱举人也混杂在他们当中站着。不久，好像有人暗中拉他的袖子。回头一看，却是那个披着头发的少女，对他嫣然一笑，竟自头前走了。朱举人立即迈步跟了上去。

走过一段弯弯曲曲的栏杆，进了一所小房子，朱举人徘徊不敢上前。少女回过头来，举起手中的花儿，远远地作出招呼的样子，他才奔了过去。房子里寂静无人；



朱举人急忙拥抱她，她也不太拒绝，于是就相好了。

事后，少女关上房门走时，嘱咐他不要咳嗽，晚上又回到身边，连续两天都是这个样子。女伴儿们发现了这个秘密，一齐把朱举人搜了出来，跟少女开玩笑说：“肚子里的小孩儿已经好大了，还蓬散着头发学处女呀？”大伙儿捧着簪环耳坠，催促她上鬟，把披垂的头发梳成发髻。她含着羞涩的微笑不说话。上鬟以后，有个女伴儿说：“姐姐妹妹们，我们不要久坐了，恐怕人家不高兴。”大家笑着走了。

朱举人看看少女，发髻好像一簇乌云，高高地盘结在头顶上，发形像一只凤凰，松蓬蓬地低垂着，比起头发披垂着的时候，更加艳丽动人。看看四下无人，二人又慢慢地亲昵到了一起，兰麝的芳香熏入肺腑，正在他们快乐的时候，忽然听到铿铿的皮靴声愈来愈响，铁锁链也锵锵响起来；紧接着，又有纷乱喧哗、争争吵吵的声音。少女惊讶地爬起来，和朱举人一起往外偷看，只见一个金甲使者，面黑如漆，胳膊上挎着铁锁，手里拿着铁锤，一群女子把他围在中间。

金甲使者问道：“全到了吗？”众女子回答说：“已经全到了。”金甲使者说：“如果有人藏匿下界人，大家要告发，不要给自己找麻烦。”众女子又同声说：“没有。”金甲使者转过身子，瞪着两眼，像鹰似的四处扫视，好像就要搜查藏匿的人。

少女吓坏了，脸上没有一点血色，惊慌失措地对朱举人说：“你可快快藏到床底下去。”说完就掀开墙壁上的小门，急急忙忙地逃遁了。

朱举人趴在床下，不敢喘大气。不一会儿，听见铿铿的靴声进了屋里，又出去了。又过了不长时间，纷乱的声音逐渐远去了，心里才稍微安定下来；可是门外总有来来往往的说话声。他胆战心惊地趴在床下，时间长了，觉得耳朵里吱儿吱儿地鸣叫，眼睛里直冒火星，受活罪的景况几乎不能忍受，只得静静地听着，等候少女回到身边，竟然不曾想到自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。

这个时候，孟龙潭在大殿里，转眼不见了朱举人，心里很疑惑，就问老和尚。老和尚笑笑说：“他是听人讲经说法去了。”孟龙潭又问：“在什么地方？”老和尚说：“不远。”过了一会儿，老和尚用手指弹着墙壁招呼说：“朱施主，怎么游了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呀？”立即看见墙壁上出现了朱举人的画像，侧着耳朵站着，好像是在聆听什么动静。老和尚又招呼说：“游伴儿等你很长时间了。”他就轻飘飘地从墙壁上下来，意志消沉，呆呆地站在地上，痴瞪着眼睛，两条腿软得发抖。

孟龙潭大吃一惊，耐心地问他，原来他刚才正趴在床底下，听到雷鸣般的敲击声，所以出了房门来听听。一同看壁画上的捻花少女，头上翘着螺髻，不再是披垂着头发的少女了。

朱举人惊讶地拜问老和尚，询问这是什么缘故。老和尚笑笑说：“幻境是由人的心里产生的，贫道怎能知道呢。”朱举人心里结着一团迷雾，一直闷闷地；孟龙潭心里很惊讶，不知什么道理。就起身踏着一磴一磴的台阶，离开了寺院。

异史氏说：“幻境是由人的心里产生的，这话大致有些道理。一个人有了淫心，就产生猥褻的幻境；一个人有了猥褻的思想，就产生恐怖的境界。菩萨启发愚昧无知的人，千变万化，都是人的思想主动产生的罢了。老和尚的苦口婆心很诚恳，可惜听完他的启发之后没有猛省，不肯披发进山修行去。”

山魃

孙太白尝言：其曾祖肄业于南山柳沟寺。麦秋旋里，经旬始返。启斋门，则案

上尘生，窗间丝满。命仆粪除，至晚始觉清爽可坐。乃拂榻陈卧具，扃扉就枕。月色已满窗矣。辗转移时，万籁俱寂。忽闻风声隆隆，山门豁然作响。窃谓寺僧失扃。注念间，风声渐近居庐，俄而房门辟矣。大疑之。思未定，声已入屋；又有靴声铿铿然，渐傍寝门。心始怖。俄而寝门辟矣。急视之，一大鬼鞠躬塞入，突立榻前，殆与梁齐。面似老瓜皮色；目光睒闪，绕室四顾；张巨口如盆，齿疏疏长三寸许；舌动喉鸣，呵喇之声，响连四壁。公惧极。又念咫尺之地，势无所逃，不如因而刺之。乃阴抽枕下佩刀，遽拔而斫之，中腹，作石缶声。鬼大怒，伸巨爪攫公。公少缩。鬼攫得衾，摔之，忿忿而去。公随衾堕，伏地号呼。家人持火奔集，则门闭如故，排窗入，见状大骇。扶曳登床，始言其故。共验之，则衾夹于寝门之隙。启扉检照，见有爪痕如箕，五指着处皆穿。既明，不敢复留，负笈而归。后问僧人，无复他异。

【译文】

孙太白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：他的曾祖父，住在南山的柳沟寺里读书，麦秋季节回到家里，住了十来天才回去。回去打开书房的门，只见桌子上落了一层尘土，窗上挂满了蛛丝。他命令仆人扫除，直到晚上才觉得清爽，可以住人了。他掸了掸床，铺上卧具，插上房门，躺下睡觉，这时月光已经洒满窗棂了。他翻来覆去的躺了一会儿，各种声音都已寂静了，忽然听到风声隆隆，山门被刮开，发出了响声。他以为是庙里的和尚忘了插门。正在专注的时候，风声逐渐接近他住的房子，顷刻间房门开了。他很疑惑。还没等他想明白，声音已经进到屋里；还伴着铿铿的靴声，逐渐靠近卧室的门。他心里这才感到恐怖。眨眼之间，卧室的门也开了。他急忙一看，只见一个大鬼，弯着身子挤了进来，突然站在床前，差不多和房梁一般高。面皮好像老瓜皮色；目光闪烁，绕着屋子四下张望；张开一张如同血盆的大嘴，稀稀疏疏的牙齿有三寸来长；舌头乱动，喉咙乱响，呵喇呵喇的吼声，震得四壁回响。他吓坏了；可是又一想，近不满尺，势必无法脱逃，不如乘机刺死它。就偷偷地抽出枕下的佩刀，突然拔刀砍去，中了腹部，发出了砖瓦石器的响声。鬼大怒，伸出大爪来抓他。他稍微往后一缩。大鬼抓住了被子，在手里揪着，愤愤地走了。他随着被子掉了下来，趴在地上呼叫。家人拿着火把赶来，看见房门仍然关闭着。推开窗户跳进去，看到他的样子，大吃一惊。连拉带扶地把他放到床上，他才说了刚才发生的怪事。大家一起查看，发现被子夹在卧室的门缝里。打开卧室的门检查照看，见被

